

新年里，温暖你

□米丽宏

桌上的台历，终于翻过了最后一页。2020，像候场的神秘主角，翩然而出。

就在年末岁尾，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上适时推出了一篇暖文《谢谢你们，温暖了我的2019》。我品味两遍，宛如嗅闻旧年里的芬芳花絮：104岁母亲送给85岁女儿自己悄悄留着的糖果，58岁儿子跳给90岁老母亲的舞蹈；男孩用积攒的零花钱，送消防员叔叔冰淇淋；女孩在地铁站痛哭，地铁工作人员送上热水与拥抱；环卫工人下班回家时跳起快乐舞步……

平凡人的温暖，令我泪湿眼眶，“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。”这是多么温暖的祝福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愿做一个温暖的人，温暖自己，温暖亲朋，温暖周围。

一个温暖的人，会懂得感恩：感恩时光，予我成长；感恩世界，予我阅历；感恩自己，努力勤奋；感恩遇到的一切，构成我生命的背景与旋律。

2020，我将择这个主题词——温暖，作为修炼的目标。

予人暖者，自己先暖。新年里，我将安静地读书，注重修炼提升，多读明净向上充满正能量的书籍，瞧瞧别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；勤和知心的朋友谈天，谈天内容，以快乐为主题，少发牢骚；勤做家务，定期搞卫生，学会几个新鲜菜式；在周末，回老家陪陪背已驼、牙已摇的老父亲；晚上跟女儿勤通电话，讲讲生活中有趣或烦恼的事儿，鼓励她敏于观察，多向老同事学习。在集体里，撇开拘谨，大大方方，做一个温暖的人。

新的一年，我会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的明亮。有阳光的日子，不浪费阳光，晒被褥、晒衣物、晒自己；下雨的日子，不浪费雨声，听雨在房顶叮叮当当，在檐下滴滴答答，划过花和叶子那一阵温柔的私语，渗入地面时像情人亲吻。见到喜欢的人，不像以前那般羞涩扭捏，要亲热地说话，伸出手去握一握，或者抱一抱；见到不喜欢的人，也要端一个微笑在脸上。

2020，要努力祛除性格中

冷漠的铠甲，尽力释放个性中的温暖，照亮别人的阴郁。我从人性论中懂得：其实，人人都有向善的愿望，有时候只需外部轻轻一点助力。我向往做那种散发一团微光的人，用自己的力所能及，让人看到美妙，看到欢乐，看到希望的田野。

喜欢一个人、一件事，或一种事物，就诚心以待。比如，在银亮的屏幕上，种豆子一样种字。那种吐丝一样的感觉，倾诉一样的情怀，总是上瘾。那就瘾上一回两回七八回；赖着写字，烧坏了锅，烧溢了汤，嘘……别言声，偷偷原谅自己一下下。谁没上瘾误事的时候？

进厨房，来往穿梭要用心。做菜、煲汤、蒸馒头，要从容不抢火候。万物从容，菜品也各有自己喜爱的温度。握着炒瓢把儿颠菜，菜飞起来，不要慌，凑一下准确接回去。五分之四留在锅里，跌到灶上的五分之一，偷偷扔到垃圾桶，那是过去式。汤在锅里小沸，可以揣着手机跟唱一段于魁智的“大雪飘”，手执勺子打板眼，“荒村沽酒慰愁烦”，腔调迷死迷活，也要记得清醒过来，不要醉得连汤都忘了搅一搅。

我想，这样一锅融合着爱意的汤粥，一定会温暖家人的肠胃和心情。

新年新景，我会继续利用周末到城东的天颐敬老院做义工，清洁、打扫、读书、朗诵，为他们唱几段老旦戏；我会继续用写作去唤醒良知，不管信笔写，还是抒胸臆，都要摊开心口儿给人看。以自己的感受，唤起别人的共鸣，去点醒，去提升。

时光，给了我新一轮打量四季、不断成长的机会，我将去留意更多美丽的事物：春风轻拂最初的萌芽，气息稚嫩若小孩儿；夏天一场豪雨带来凉爽和清新；秋天，在火一样红、雪一样白的枫叶和芦花前停步，体味一下凋谢前最盛大的灿烂；冬夜，站在窗前欣赏大雪最初的模样。

我会因此而充满能量，也会因此暖光氤氲。

南庄有嘉木

□周晓绒

初冬，阴，偶有小雨，一群以文字取暖的人面有喜色，兴冲冲相约师法自然。至越溪南庄，偶遇两树。众人皆惊，南庄有嘉木也。

古老的村庄，都有村树，北方有榆树，枝繁叶茂，护佑村子。饥荒年代，他们没法子，就把眼睛盯上榆树，窝头里有榆钱，粥里有榆叶，面条里有榆树皮。我们南方，大多种植樟树。一个村子，没有一棵大樟树昂立在村口，肯定逊色不少。古村和古树，相得益彰。一棵大树，常常成为一个村子的地标。老早的时候，村口的大树底下是乡村的八卦中心，是神仙鬼怪故事的集中地，是孩子们嬉闹的乐园。

南庄村空阔的村口，种了两棵很少见的树。进村右手边一株树，叶子金黄。这金色，像梵高的向日葵，在初冬的微寒中，瞬间点燃人们心中的火焰。村民为大树砌了一个高台，想亲近大树，还得跑上去。我们络绎涌上高台，走近细看。这树皮炭黑、龟裂，像一截朽木桩子。这老迈的树桩上却枝干庞杂，披针形叶子茂密。它没有银杏一样笔直向上的身躯，主干在两米左右处岔开，枝枝杈杈密集无比，展示着生命的繁茂和勃发。我凑近一块牌子，才知这株美树的大名——黄连木，别名楷木、黄楝树、药树，为漆树科黄连木属植物。它是落叶乔木，深冬时候，它应是化繁为简，只剩遒劲的枝丫，在寒风里张扬生命的不屈。它耐干旱瘠薄，根深扎泥土，抗风力强，生长缓慢，寿命较长，是一种珍贵的树种。

黄连木，让我想起草本的中药黄连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也许这就是一个村庄的风骨。南庄村是一个靠海的村子，他们以海水养殖为主业，也种植一些橘子等经济作物。在大树的旁边，有一组雕塑，他们形态各异，有男有女。他们踩着海马（一种滩涂上的交通工具），在滩涂上

劳作。他们柯青蟹、捉梭子蟹、钓望潮、挖蛏子。海边人家靠海吃海，艰辛比陆地更甚，亦有风险，可他们更具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。

左边的一株是朴树，也就是通常说的沙朴树。它质地粗糙，且具痂鳞的树皮，叶子一簇簇，细细碎碎，摸上去粗粗、沙沙的，像饱经风霜的老者。它状似提着大镰刀、张牙舞爪的大螳螂。在风霜的摧残下历经磨难，坚强地活着，昂扬着生命的斗志。沙朴树让我联想起“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”。听说南庄村的人很团结，少私寡欲，他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修了一条登山步道。连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，也拿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3000元，蹒跚着走到村部，把钱交给村干部。大家不忍心要，推让着不肯收。老人诚恳地说，我年纪大了，修路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。

沿着那条路，可至山顶。登高远眺，俯瞰远处的东海，烟波浩渺，云山苍苍。近观一丘丘桑田一样的海塘，阡陌纵横。有了这条路，机敏的南庄人就想到了乡村旅游，请人来看风景，吃海鲜，住民宿。

不知是谁种下了这两棵树，也不知这两棵树经历了怎样的风霜雪雨，见证了从草屋变新房、从平房变洋楼，见证了这个村子从艰难中一步步走来心酸。

有的人乡愁是满膏的青蟹，有的人乡愁是门前的大溪，有的人乡愁是熟悉的家乡话。这村口的两棵美树，会是游子的一种牵挂吗？

这两棵大树，朝迎旭日，夕送晚霞，看夕阳残照，望倦鸟归林。它们一直站在村口，兢兢业业，好似两尊守护神，一站多年，站成一方古色古香的风景，显出村子的深沉和庄严。它们缄默不语，观沧海桑田，看人世变迁，瞻时代更迭。

总编 6778 期 配图 李海波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